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二 第

子 童 洲 美
記 親 尋 里 萬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家 庭 教 育 用 書

五彩精圖方字一盒

五彩看圖識字二冊

一而有圖一面有字兒童觀之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書已出三冊計冊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十冊

圖畫精工文字淺顯

▲以上為五六歲兒

童話第一集
已出廿一冊

五彩幼稚唱歌二冊

五彩幼稚遊戲二冊

▲以上為七八歲兒

童話第二集
已出五冊

少年叢書已出十冊

少年雜誌月出一冊

新社會已出三集

新說書第一集

▲以上為十餘歲兒

二 八 角 角

中華民國三年 六月初版

(萬里尋親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著 者	著 者	著 者	所 者	所 者	處
英 國 亞 丁	閩 侯 林 紓	長 樂 曾 宗 翠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安慶 長沙 桂林 漢口 南昌 附屬 香港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雲南

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丁八一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四六五八

序

宋朱壽昌去官尋母蘇詩紀之顧朱氏不自爲記也明陸參政亦不爲記其父難記則門客爲之公子亦未嘗自記則萬里尋親記爲余所見蓋陸參政與孝子而已然入於青年諸君之目中則頗斥其陳腐以一時議論方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塗轍意君暴則弗臣父虐則不子嗟夫湯武之伐桀紂余聞之矣若虞舜伯奇在勢宜懟其父母余胡爲未之前聞耶顧猶曰支那野蠻之俗故賢子恆爲虐親所制西人一及勝冠之後則父母無權焉似乎爲子者均足以時自遠其親而余摯友長樂高子益而謙孝友人也曾問學於巴黎之女士迨子益歸而女士貽書子益言父母皆老待養其身勢不能事人將以彈琴授書活其父母父母亡則身淪棄爲女冠耳余聞之惻然將編爲傳奇歌詠其事旋膺家難久不填詞筆墨都廢泊來京師忽得此卷蓋美洲一十一齡童子孺慕其親出百死奔赴親側余初怪駭以

爲非歐美人以歐美人文明不應念其父子如是之切既復私歎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異特欲廢黜父子之倫者自立異耳天下之理愚騃者恆聽率狡黠者之號令彼狡一號於衆曰泰西之俗雖父子亦有權限虐父不能制仁子吾支那人一師之則自由矣嗟夫大杖則逃中國聖人固未嘗許人之虐子也且父子之間不責善何嘗無自由之權若必以仇視父母爲自由吾決泰西之俗萬萬不如是也余老而弗慧日益頑固然每聞青年人論變法未嘗不低首稱善惟云父子可以無恩則決然不敢附和故於此篇譯成發憤一罄其積

光緒三十年七月既望閩縣林紓畏廬序於京師寓樓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美國增米自記

閩縣林 紓 同譯

美國亞丁編輯

長樂曾宗鞏

增米曰。余久不親筆墨矣。然天下以一己閱歷之行蹤。乃付他人書之。此安有公道哉。一日余父執馬騰枉予。謂予曰。若今久不著書耶。聞若多洪醉。近此癖當已矣。予笑。以爲果嗜酒。因長棄筆硯。果如父執言也。今乃霍然追憶前事。將備述吾童騃時萬里尋親事迹。筆之於書。以告世之愛我者。此事紆曲。須罄百紙書之。余甚望道余冤窮之事。警世之少年。俾尅勉自赴於正。彼羣少年能讀余書而憬悟世途之艱。則較余身入其中者。當尤有況味。

余今敘致吾身世矣。余女兄曰琇瑛者。將與德甫斯約婚之前一年。余以爲議且終寢矣。一日余母語余曰。吾家將以今冬遊歐洲。琇瑛能嫁者。行費當尤約。父曰。汝言

良是。吾亦云然。吾今將以術致德甫斯娶吾女。嗣是父之所爲。余亦莫悉。閱月琇瑛竟與德甫斯成禮。在一夏屋之中。余得巨餌一飽食之。幸無病。是時吾幼弟方病。吾正昭餌。少分餘屑以哺弟。多防病吾弟也。

成禮之日。忽搆意外之禍。余自是與德甫斯不協終吾身也。蓋余鄉敝俗。凡新婦撤帳之期。鄉之兒女。爭以米及革履。鄰新郎之頂。以卜運之佳否。余滋弗信。然亦樂行其事。當時若果悟卽中其首。佳運未必能來。且後此尙須與之同居。遽擲何爲者。顧一時計左。乃謀諸吾母。取敝鞵。謂非較他人沈實者。必不遽中。以吾母所授之敝履。及米一撮。此安足云痛快。且婦人亦無甚大力。滋不能中。亦復不知用何法。始足以及中之者。詎知男子爲之。勝於婦人萬萬耶。時余檢樓上。得象皮巨鞵。可十餘磅。余日登樓取鞵。畫鵠於壁。遙擲求中。並求得新法。合鞵米爲一。納米鞵中滿之。用力橫擲。米脫鞵出。如烟燄之騰於罏。鞵觸鵠。米乃大糝。余鍊久之。每擲必中。余自信每遇佳

禮。擲米索佳。連。余恃此技。一往皆坦途矣。

既及佳禮之期。余乃實米韉中。至樓下。置於門外小樹之間。俟婚禮既畢。琇瑛及德甫斯告行時。擲之。先是德甫斯恐失晨。預以夜至宿吾家。遲明。琇瑛易狹履。履束其趾與跌。如被桎。成禮時。乃大呻楚。然余恆諫琇瑛寬其履。輒弗答。至是余復請之。琇瑛怒。遂不與余語。余心甚憐之。雖彼夫婦。後此極倡隨之樂。然念及當時。自桎其足。亦良苦矣。然聞秀沈默。又安敢自鳴其苦。既不能蹴鞠。復不能犯水而嬉。授之巨礮。亦不能燃。而其中復有沈幽之苦。不足語人。尤爲意料所莫及者。哀哉。其爲女子也。余尙憶琇瑛往禮拜堂時。忘着其髮。驚呼不止。余急趣樓上取授之。琇瑛應大喜矣。孰知不然。以余禮重骨肉。尤重吾女兄弟。蓋憫其無能。故事事必如其意。成禮以後。家中置酒。酒陳時。已在十二句鐘後。琇瑛尙謂之晨飧也。若云晨飧。陳設無實冰之牛乳餅。而此席設之時。吾父及牧師咸致祝詞。德甫斯亦還報。座中有少

年德甫斯亦再三獻頌。余思此輩殆冰人。顧莫審其名。第覺所誦頌詞佳也。此人坐近德甫斯。余審其人未娶。意云。將來成禮。亦必如是。其人德甫斯則稱之曰禮友。其人亦求偶於琇瑛者。顧窮十餘年之計畫。不能得。是日家衆大樂。賃村人夏屋。以處賓客。

余時亦自製頌詞。頌德甫斯。方欲衝口發。而少年以足蹴余。微語曰。孺子勿言。若不畏死者。聽汝言也。余惡其無禮。遂亦弗言。一時罷席。魚軒已在門。琇瑛哭別父母。且哭而別余。及幼弟稗妹。復珍重別馬騰。且曰。吾行時。爾必以米擲吾車上。不爾吾且不利。衆諾。步送至車次。余奔樹下取韉。時諸人咸掬米及履。獨牧師無之。車聲辘轳。然衆乃取履及米擲車上。竟無一中。獨爲德甫斯之少年。偶一中焉。衆乃大呼稱賀。馬騰亦以撮米中琇瑛面。以馬騰整不能正擲。乃斜擲中之。余久俟。防余韉一出。彼諸人之小革履。咸將奪氣也。於是斗起擲之。時德甫斯方立車中。與衆爲禮。余擲韉。韉宛

延如龍奔赴。米乃四颺。韡適飛觸德甫斯之面。德甫斯墜車。琇瑛二目觸米欲眯。衆乃大驚。

余亦大震。以德甫斯墜車。將殞其命。余且奈何。急前視之。德甫斯已整衣登車。車馳如風矣。余嗣聞余姊無傷。惟眉際少損。以白絹束之。經數禮拜耳。德甫斯墜車時。身壓其冠上。衣爲車裂都碎。惟鼻端青腫。腮幾與鼻平矣。姊氏及德甫斯傷如是。余實未計一韡所觸。害乃如此之烈。雖余蒙過。而旁觀者猶稱余慧。謂余將來且能製新器。脫曰不能。人亦將不信。

設有斥余不仁者。余亦將甘受之。以彼夫婦新婚至樂。奈何爲擊之墜車也。顧馬騰雖見余蒙過。而視我逾篤。吾父則語牧師。謂二人婚禮初諧。吾子乃以兇逆之事。敗其佳致。彼夫婦行且不吉。第余子雖不肖。平心而論。亦非蓄毒螫人者。馬騰則就而近余。出鎚一枚。授余曰。彼儂相者。行亦將娶。娶時爾必往賀。再以韡米擲之。亦佳

事。余此時親近馬騰先生，較諸德甫斯之與親串，爲義較篤也。

賀客既歸，吾父默然不令吾登樓，且不督余以過。余甚怪之。先是余父於贅婿時，謂吾母曰：俗尙如是，第令增米擲革履於婿車可矣。不必督責，以增米糴也。並聞吾父於琇瑛夫婦之成禮，良非夙心。父意本欲以琇瑛歸馬騰，而琇瑛滋不悅。若琇瑛果歸馬騰者，則吾安得有歐洲之行。前此余亦甚惡馬騰，爾時余年至穉，馬騰握余髮令蓬蓬然，且恆稱余爲孺子。是禮詎人所堪者。嚮使有人施之以此，彼將莫適。今自娶婦之後，則大反其所爲矣。脫令馬騰能得吾姊者，爲事當更美滿，以馬騰之高識鴻略，勝於德甫斯，何啻倍蓰，使余與之同居，其樂亦何極。

天下人固有未娶而循善，既娶而谿刻，良余所不解者也。惟女子則不然，異教之書，有曰：婦人雖嫁，必無解其性。此語與余所見同也。諸君試觀德甫斯既娶吾姊，遂大改其常度，而吾姊之變節，亦異於未嫁之時，竟與書異。顧余之視吾姊骨肉也，姊縱

涼薄。吾義詎復可苟。故余睨視吾姊加篤。且憐彼女子之身。無復責以大義。而姊氏方自以爲慷慨一女丈夫也。

德甫斯屢語余曰。琇瑛旣嫁。汝當與吾同舍。卽琇瑛亦屢聞之。然余恆聞余姊之言曰。嗟夫。吾遠嫁至此。至復畏人。奈何挈此劣弟自困。德甫斯雖言。吾姊誤以爲德甫斯熱腸。乃招吾同居也。德甫斯之家在西唐撒彌。余於其成禮數日後。甚疑其何由不相招致。

數禮拜後。吾父飭行具。將赴歐洲矣。父母挈吾弟妹遠行。封閉室宇。令余就德甫斯經年。且令入西唐撒彌學堂肄業。此父夙期也。德甫斯覆書曰。此第二禮拜二日。在火車站遲我。我將飲食教誨。如阿翁言。未復言琇瑛滋不欲。余聞甚怏怏。顧議已前定。余蓋審得吾姊意不欲。余何爲坐擾其家。余乃私錄德甫斯來書藏之。欲質吾姊。所以不欲之故。然錄後。卽亦忘之。

吾父母行之前一日。遂命余造德甫斯家。載一小篋。中疊新衣無數。末復腰之以小牝狗。狗蓋馬騰贈別者。馬騰至慎。要余曰。吾贈爾以狗。見者必毋言。吾贈別。復以小箱鑿空通氣。以置狗。人每觸箱。狗乃大嗥。迨登車輾輪時。余出狗玩之。狗見吾卽碎吾襟。坐吾足下大嗥。車長至。呼曰。孺子。此狗伊誰者。車中例不得有狗。爾曷仍置之箱中。復言曰。車客速處置此狗。余曰。狗甚弗欲處箱中。余語時。甚虞此狗獠不易治。驟入之箱中。難也。車長曰。余安知爾狗如何者。此三秒鐘中。必寘此狗。車長語已。執小狗項之革帶。將寘之箱。而狗已他逸。伏諸坐榻之下。車長遂叱從者。助之捉狗。此狗若寧伏不動者。從者亦無從覓。顧狗見捉而怒。吾謂此亦非狗之罪。狗見人足。輒齧而長嗥。於是從者及車長得狗矣。將就而捉之。而狗復逸而齧他客之足。已乃逐狗及門次。門適關。遂得之於車級之次。從者將墜之車下。顧以客狗故。亦不敢遽逞。

語次。車已及西唐撒彌。狗亦爲余所得。而羣客盡怒。咆哮之聲。甚於吾狗。且曰。狗主當刑死。狗則置之獄。余亦不較。而德甫斯方就站次迎余。曰。爾至乎。可下而從我。此畜安從來者。余見德甫斯之迎余。狀至落寞。余夷然不語。德甫斯復曰。增米此狗。病也。宜得狗藥藥之。余念此言。仁愛哉。彼仁狗如是。較我已勝。然以狗較之。似待我亦萬無不仁之事。

余視此狗果病。乃相將入肆市藥。德甫斯謂肆傭曰。威廉吾狗甚病。狗神脫矣。馬前子足以醫之乎。肆傭知旨曰。馬前子最適此狗之病。吾今授藥於君。傭乃出藥末一裹。德甫斯寘之囊中。遂行。余謂德甫斯曰。馬前子果善藥者。吾亦欲服之。以吾肢體而幹慵。欲得藥也。德甫斯曰。然哉。此藥既能醫爾。亦足以療爾所心愛之物。意指狗也。果此藥得授汝者。吾意良愜。顧余知醫。而妄授人藥。於國律悖。吾今語汝。汝既從吾。此藥切勿染。余曰。諾。以德甫斯語時。貌甚溫裕。故余信之。但彼溫裕之容。不移時。

已矣。德甫斯有精舍。多馬及牛。鳥巢其庭樹。近於馬廄。余望而大悅。思得閒。卽登樹取之。旣入門。琇瑛亦歡悅迎余曰。吾親乃遽送爾至此耶。猶之吾髮勝筭。卽見遣耳。晚餐旣罷。德甫斯引余入廄視馬及牛。旣馬凡四。二極肥澤。然馬面之色。視吾狗爲降。意是馬必且有夙患。而廄外有貓。毛被其體。禿尾異於常貓。然余觀貓病甚於馬也。有豕方咻咻而喘。余聞之。體爲弗適。余意必得德甫斯所授之馬前子。令羣畜已其患。

已見德甫斯自後院入。手少肉。及藥。余曰。德甫斯能乞少藥醫此馬及牛乎。吾甚信此牛馬。咸有病狀。德甫斯聞言似怒曰。吾甚畏爾靈警。恐而命弗長也。語次。琇瑛呼德甫斯入。德甫斯實藥於榻而入。方其寘時。以少藥屑糝肉上。余見貓嗅肉將啗之。余方欲以肉授貓。又念是爲彼畜。余何攬。乃就井而汲。飲之。回時見貓狗分啗此肉食已。貓已躍入廚次。中有一牛嗅肉而舐。余前驅已無及。余裹其餘藥。往尋德甫斯。

而德甫斯適出。

德甫斯見余失色言曰。鬼子。爾舐吾藥乎。余曰。無之。惟狗食之都盡。將欲言貓牛事。德甫斯大笑曰。爾趣行。爲吾赴郵局取來書。及余得書歸。爲時已將寢。德甫斯曰。爾今夜不復見狗爾狗睡矣。爾今且勿視狗。恣狗臥也。

明日晨餐。廐奴入言曰。主人新來之狗。憊矣。德甫斯曰。狗斃乎。廐奴曰。然。德甫斯曰。質言之。廐奴曰。兩斃矣。德甫斯怒曰。爾何言。乃類地球上人所言耶。言次起立。爲狀甚惑。廐奴曰。貓犬均垂死矣。且牛狀亦殆。德甫斯不待其言之畢。取冠突入馬廐。廐奴隨之出。余不欲見琇瑛之哭貓也。亦行至廐。甫及門次。見余至愛之狗已殭。余將哭之。顧余自念非女子。忍而不號。廐中見貓死狀如吾狗。始見德甫斯自廐中出。狀如將殺數人以償畜者。既至余前。余曰。德甫斯。我知何人毒此畜者。卽彼藥肆中之舖所爲耳。德甫斯獐目視余曰。增米。爾言何指。吾所弗悉。余曰。吾意無難明者。彼肆

傭所授。必非善藥。但覩吾狗已然。而貓與牛畧舐之亦死。吾敢信此藥肆之傭。必當下獄。德甫斯聞言。引吾入密室。鑰其扉。

余自念。吾誤矣。余安可令德甫斯知牛貓亦舐此藥者。然余言已發。特亦不經心之過。顧余生平未嘗蒙此奇警。並未審藥之爲害。其烈如此。脫非德甫斯要余弗近此藥。則余亦必舐其餘矣。顧瑋瑋之貓。余甚惜之。彼牛亦何辜。想彼夫婦之悼牛貓。猶吾悼狗。第吾意至不欲有害於畜。此意彼當知之。彼安能怨我。在法宜怨肆傭。爲彼以毒藥見售。厥罪大矣。而德甫斯之意。乃大詈詈余身。爲余生平所不經受者。彼謂余爲小克英。克英者。蓋當之長子。滅其兄弟者。且言余甫至其家。卽毒其家畜。追咎當日婚車所過。竟令彼墜車。是兒在理當雉經始可。于是閉余三日。日惟麵包及水而已。此卽余與彼夫婦不歡之緣起。願彼夫婦醜余行。以余觀之。彼二人之行尤喪法。當求恕於我。我何媿者。

余既喪狗。即亦弗悼。以余弗欲念彼可憐之佳畜。嚮素親余。乃不備。遽寘之死。尙念此狗之逝。其樂乃勝余生。但彼往時躍躍而樂爲可念耳。若彼貓者。生時已作矜狀。死亦何惜。自是以來。論毒藥幾及三禮拜。一日德甫斯謂余曰。增米爾情竇至矣。設爾若依吾爲食。當自食其力。以余不能供億他姓之子。以耗吾資。余今日將令爾薙草於園中。且告汝勿再自蹈罪戾。

顧薙草非余嗜也。推之他人。亦必弗嗜。以薙草必鞠吾躬。骨爲之疲。毒日下爍。足病吾背。然自念寄食於人。何憚此役。乃毅然往。日汲汲不自惰。園之爲地至廣。余一力刈一禮拜。草乃盡薙。夜歸憊極。幸不辱命。余刈草時。遇防風草。輒起之。以爲蘆也。此草初不甚貴。然已大誤。德甫斯復詈余至一句鐘之久。余私念薙草。當有機器。必無待童子疲其躬。以彼壯長者。殊未念童子之躬之憊。特命余曰。增米。汝好爲之。吾不能鞠躬。如是而已。